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二

贊偈

佛母大準提王菩薩贊

關壯繆侯畫像賛

惟壯繆侯虎臣國士王封帝號崇我明祀羯奴蛾賊盜賊之靡游寬未減惟帝之恥鄱山鐵刀東沸黑水長沙銅柱肅鎮南紀陰護金繩陽燿王璽佑我　皇明億萬年只

憨山大師真賛

昔人悼君子之歿以謂如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鱔而號狐狸師之化去一紀

于斯盲子據狻猊之坐魔民稱人天之師聚盲導瞽居之不疑自紫栢雲棲辭世而師繼之法門龍象靡有孑遺則所謂鮨鱔狐狸者何怪其羣聚而族啼嗚呼巍巍堂堂儼如王之氣宇慈顏戚相恍月滿而雲披繹微言於將絕念記莂之在茲剎竿倒却誰與柱楮拜公遺像能無顏厚而忸怩也耶

清源好德何氏歷世畫像圖譜贊

昔我登朝追事司空金聲玉色穆如清風退朝多暇步屧相過酌酒切脯寤言永歌我懷司空

藹藹元氣公叔矯時徐公不二峩冠委佩國有典刑摳衣綬帶兎園老生皤皤黄髮萋萋宿草有子競爽蔚爲國寶乃輯譜像乃褭卷軸九京一堂聚此尺幅我獲拜觀退而聳然如見眉目如聞話言人亦有言七世覯德惟兹世家譬彼故國原廟再修寢園或毁展如斯冊圖像有煒猗與司空源遠流長龜山之謠百世有慶在漢征和祥刑格天帝錫符策以授比干我頌好德亦天所予作贊代簡敬告策府

王氏世德贊

客游吳入昌門游廛市囂與高樓閣道相上下其中無逸民高士之居也望而知之出閶門可三四里去綵雲橋百步有宅一區黃土築墻蓬蒿綴屋夾窻疎櫺明淨可數有人補衣苴履讀書哦歌聲出金石者王人鑑德操也余過訪德操讀吳叅議文仲所述世德敘德操四世一身皆持齋斷肉泊然如老僧卜隱于斯者百有餘年矣余閒居訪求吳中舊事勝國時有俞玫先生隱居南園著書讀易而玫之子仲溫仲溫之子楨楨之孫嗣之皆隱居尚志楨爲都昌令未

期月解官食貧蓋亦范史雲之流也今王氏亦四世矣後之人有習于吳之故者其亦可以附俞氏之後與余觀俞氏家集名人遺老若陳孚乎鄭明德陳叔方于壽道諸公之詩文皆備載焉而王氏之序世德者則文仲一人而已今吳中所謂文章家者壇坫相望干謁走其門碑版炤四裔往往而是文仲前輩名家詩筆爾雅吳人以爲東家丘未嘗過而問焉德楳表著先德不走集世之熖熖者而惟文仲之求斯可感也唐人有齎持金帛求碑版於王縉者昏夜扣摩

詰之門摩詰笑應之曰大作家在彼縣昔視令亦可爲一笑文仲序述後又二十年而德操屬余繼爲之贊贊曰

阜廡不存樂圃已荒天隨往矣把菊不芳太原四世石磵七葉德園並游竹素相接吳俗囂囂吳文靡靡巢車載塵緗帙盛矣蕭然斯編如水中月文心道韻千秋可掇

鄭仰田高士真贊

其爲人也蓬頭突鬢垢面跣足行及奔馬健如黃犢藐王公如僮兒視禮法如桎梏其爲術也

雜物撰德節解鈎連東方之射覆管輅之占候趙達之算著隗炤之書版縱横穿穴於一點一畫形聲指意之間嗚呼仰田今其逝矣有謫而來限滿而去化白蜺以小别乘青牛而蹔駐謝籛氏之時人宴幔亭之親故爲我寄空中之書安知其不旦暮遇之也

張元長眞贊

與之居隱几而引鏡不見天日與之行栺肩而扶杖不辨徑術嘗試與之布席而坐更僕而語其深譚雄辨可以炤秦宫而燭水府也其微詞

妙義可以晉毫楷而視懸虱也攬世界於一掌圜入極於寸眸雖有離朱之明固將爽然而自失也斯人也韓子所謂盲於目而不盲於心以天眼觀之其殆無目而視證入圓通之室者與

張異度真贊

張世偉異度吳郡松陵少負雄駿好直言危行幾陷羅網以此有聲被服儒素栖遲泌水自命爲老生公車辟召稱疾不就屏貴遺榮郡國有大事就而問焉其言明且清葑門之教授南園之著述廢矣齊名友人錢謙益稱其風節足繼

東京年七十餘歸如魯靈光為鄉先生

劉西佩僧相贊

以為非僧僧相宛然以為是僧僧在誰邊儒衣僧帽筆床應器一彈指頃現去來世破琴無弦甕書有跡夢中了了覺時已失君往求之誰與證者覆蕉之中古松之下

御史族兄汝瞻畫像贊

顒顒昂昂應鍾大呂不吳不敖不茹不吐斯其執法西臺巡方齊楚橫秋風於鐵冠肅霜威於繡斧者與委委佗佗開顏舒眉倦扶靈壽醉倒

樓離斯其投老自放天解馬帚羈窮園林之勝事樂鐘鼓於清時者與望之如霧雨之豹即之如晴天之鶴軒豁呈露譚笑大噱愁人爲之解頤病者可以已瘧余每當左絃右壺輒慷然而三歎恨斯人之不可作也

瞿元立畫像贊 有序

公之生平少保福清公誌及余傳備矣公遘會家難忼慨立節故其眉宇溫然栗然會不可以犯于少無子弟之過長有長者之言故其視卑其息深退然有以自下國論之糾紛人才之變

衰居恒懥然以咨愀然以惜故有勞人志士蒿目憂世之容讀書譚道假年窮老隱囊在前蒲團在後故有儒生衲子秀羸戍削之色太史公有言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之圖公者像也而豈遂能貌公也哉公往官兩都與會于健于中甫丁右武諸君子游清譚緩步高自標置于時以爲俊流至有圖之絹素者公狀貌短小而右武耿一目公呼右武君子右武亦呼公丈夫右武嘗謂公元立長不滿六尺而氣雄萬夫公應之曰右武目不具二睛而見空千古公嘗與余

言以爲歡笑因贊公像及之前輩風流猶可思也贊曰

有美瞿公金帶朱衣我儀圖之是耶而非薰然而春凜然而霜憂國攢眉撫己循墻公之形似畵莫能圖可想像者山𤸃澤癯襲其章服易以布素書囊禪版庶得我故謦咳猶在世事已陳我思典刑慟彼虎賁拂拭絹素永言企之茫茫九京誰其起之

宋主事畫像贊

天門峩峩一夫九首君折其角負創以走　皇

明天咫洞燭謾讕以此幽縶當彼寄館詩書絃誦優游尚羊月臨貫索風動銀璫遇坎不慄出陷不喜雪泥鴻爪適然而已君之興會寄於此君免起鶻落舒煙卷雲世間風雨如一小刼不見此君改柯易葉怒而偃雨喜而笑風渭濱千畝在其胸中

傳右君畫五老石戲贊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興妖作怪著甚來繇此五老人不會佛法無頭無面誰扣誰荅鑪峯藹藹蓮漏遲遲巋然五老遠公之師

題滕公遜像

我坐鈎黨歸于司敗追捕飲章鋃璫繫械天地爲籠白日荒荒聚觀嘆息夾道負墻君獨奮袂相送入獄雜彼傔從襲我囚服紛紛朋舊峩峩冠冕豈無頸縮亦有顏腆彼丈夫哉弱不勝衣我觀畫像激而贊之

戲爲廣陵張李二生小像贊

出則連騎而遊居則共茵而坐喫張公之酒難辨醉醒戴李家之帽孰分爾我之二豪者侍劉靈之側我知其不爲螟蛉與蜾蠃也

張中吳真贊

貌何蕭閑人本儒素畜刀圭以活人能起捐瘠揮千金而急難如棄涕唾人高其輕世肆志我愴其離鄉去故嗟乎飲宜城之酒何如炊長腰之米釣槎頭之鯿何如烹四腮之魚遊冠蓋之里何如傍言公之盟壇近豬蘭之橋何如訪採藥之舊居歸與歸與我願與子煉銀筒發丹井招神翁而尋慧車也

莊樂居士命工采畫阿彌陀佛丈六身形相殊妙普勸道俗造傑閣以安之欲使見

聞隨喜禮拜讚嘆各乘願力往生安樂聚沙

居士謙益歡喜踴躍謹再拜稽首而作偈曰

稽首大慈父南無阿彌陀念佛生西方佛口無誑語我觀一番紙舒卷二丈餘膚理如白疊潔淨不容唾居士請畫師畫作丈六身如是三十二百福莊嚴相八十隨形好一切皆具足能於幾紙上涌現佛形相當知衆生心具足諸佛故畫師作繪事幻出諸形像山河及大地鬼魅與牛馬今此善畫師改技而畫佛丹黃五采色化爲佛光明而此一畝宮山林冢墓間或爲尸陀

林狐兔之窟宅或造市廛屋淫坊屠沽肆彈指成樓閣供養阿彌陀恍如兜率宮下移人間世此地垢穢相今復在何處穢土轉清淨變現亦如是我悲世間人念佛求西方口口阿彌陀心心不相應念佛求慈悲心毒如虎狼將錢放魚蝦見人却吞噉念佛求淨土心穢如糞土爭名又奪利蛣蜣轉丸中念佛求極樂心中大苦惱猛火然膏油煙焰徹腦髓念佛勤禮拜捨身為弟子欺君傲父母齮齕如仇讎念佛懺罪過懺已旋復作懺作相循環如撒捕魚網愚人顛倒

見仗佛作罪愆却如西方國乃是逋逃藪又有
狂易人妄認罪福空撥無淨與穢橫作諸惡業
直待大期到臘月三十日憑仗一聲佛撒手西
方去豈知眼光落有口開不得譬如作惡人造
下彌天罪家藏大誥書罪發求減等罪大法令
嚴畢竟饒不得作惡求生方亦復何異此我思
維摩詰金粟古如來心淨佛土淨亦是佛口說
直心是道塲慈悲方寸毋諸惡切莫作衆善須
奉行在家及出家士農工商賈箇箇脚根邊自
有西方路作善勤念佛自然得往生如人好眷

屬大家團欒住作善不念佛佛亦來接引如路遇好人面生亦歡喜世皆勸念佛我亦念佛者南無阿彌陀我今念佛竟

慈門上人書華嚴經偈

慈門上人寫華嚴經八十一卷一畫一佛自一畫起乃至多畫如海中沙如空中雨而所念佛作妙音聲億千萬畫無錯亂者字畫無量佛亦無量一畫一聲不可算數而此一畫含攝多畫億千萬佛具一畫中寫經用手念佛用口口手二相開遮歷然而彼上人不知有我我身亦無

誰用手口我無有手誰寫經者我無有口誰念佛者手亦能念口亦能寫手口互用無有分别我聞是經佛口親說佛於衆生如一父母佛身是骨經典爲肉而彼上人誓報佛恩我骨即佛我肉即經折骨剝肉供佛與經亦無難者而况手口折骨還佛剝肉還經我身手口尚復何在此佛與經如我手口了不可得而况種種福田利益人天福報如空中華如夢中事此何以故無寫經故無念佛故無獲報故是眞寫經是眞念佛是故上人應如是觀有一居士錢姓謙益

作是語已而還其經

造大悲觀世音像贊

女弟子河東柳氏名如是以多病故發願捨財造大悲觀世音菩薩一軀長三尺六寸四十餘臂相好莊嚴具慈愍性奉安於我聞室中崇禎癸未中秋大悲弟子謙益焚香合掌跪唱贊曰

有善女人青蓮淤泥示一切空疾病蓋纏非鬼非食壯而相攻歸命大士造大悲像瞻禮慈容我觀斯像黃金塗飾栴檀斵礱猶如我身四大和合假借彌縫云胡大悲紺目遍炤地獄天宮

母陀羅臂屈信爬搔億刼撈籠而我一身兩目兩臂兀如裸蟲生老病死八苦交煎呼天告窮以是因緣發大誓願悲淚漬胸因愛生病因病懺悔展轉鉤通是愛是病是大悲智顯調伏功我聞之室香華布地寶炬晝紅樓閣涌現千手千眼鑑影重重疾苦蠲除是無是有如楊柳風稽首說贊共發誓願木魚鼓鍾刼刼生生親近供養大慈鏡中

題跋一

跋淳熙九經後

淳熙九經槧本元人俞石磵所藏後歸徐子容侍讀余得之於錫山安氏孝經易經後俱有王文恪題字此書楮墨尊嚴古香襲人真商周間法物可作吾家宗彝也石磵者名琰隱居吳之南園老屋數間古書金石充牣其中傳四世皆讀書修行號南園俞氏金張七葉不足羡也吾子孫得如俞氏足矣

又

淳熙九經點斷句讀皆精審如論語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又甚矣句吾衰也久矣句吾不復夢見周公又子不得視猶子也句非我也夫句二三子也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句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句未能也皆與今本迥别學者宜詳考之

讀左傳隨筆

公入而賦句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注曰賦賦詩也以

賦字為句則大隧四句其所賦之詩也鍾伯敬不詳句讀誤認為左傳敘事之辭加抹而評之曰俗筆令人學問麄淺敢於訾議古人特書之以戒後學

二

傳二十四年傳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建安本公子士洩讀岳珂本公子士讀按二十年注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此注云堵俞彌鄭大夫者洩姓見前不須更舉也今人皆以洩屬上讀宜從岳本二十五年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建安本伏字絶句則已當音以岳本及淳熙本皆伏已絶句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爲絶句而已作以音不音已也讀書句讀宜詳勿以小學而忽之

三

少讀宣十二年戰於邲傳云屈蕩尸之殊不覺其誤讀前漢王嘉傳坐户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户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户之乃知流俗本尸字乃户字之譌也本傳云疏子尸之又云

以表尸之逡遁譌戸爲尸耳淳熈九經本長平游御史本相臺岳氏本巾箱小本竝作戸而建安本却作尸知此字承譌久矣宜亟正之

四

襄二十四年傳寡君是以請罪焉陸德明本是以請請罪焉竝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請請罪焉句法當拈出

五

昭十九年傳以度而去之杜注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音義云去之起呂反藏也裴松之注魏

志云古人謂藏爲去今關中猶有此音正義云字書去作弆羌莒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爲弆東人輕言爲去音莒前漢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臧也音丘呂反又音舉字書陳遵傳作弆宋景濂文屢用藏弆字

六

子服景伯既言伐邾之不可而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言季孫自賢其伐邾之謀而諸大夫不敢逆也對曰以下皆景伯之言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

乎知魯不當以不德加邾已知其危而不得不言也杜注云何故不言以上大夫阿附季孫之言魯德如邾云云則孟孫忿答大夫也文義違背似爲未允景伯不與伐邾之謀而城下之盟則深恥之負載造於萊門請釋子服何於吳釋舍也釋我猶言舍我請不與盟也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以王子當景伯重之也注言魯人欲留景伯質吳復求王子交質而後兩止皆非也

書史記項羽高祖本紀後

班氏父子踵太史公紀作書以謂愼覈其事整
齊其文而其體例各有不同史於漢元年諸侯
罷戲下就國之後歷舉楚之所以失天下漢之
所以得者使後世了然見其全局楚之殺義帝
不義之大者也故首舉之幷次年江中賊殺之
事而終言之不復繫之某年也廢韓王成爲侯
巳又殺之而諸侯心離矣臧荼因此擊殺韓廣
而諸侯不用命矣田榮以怒楚故殺三田幷王
三齊而齊叛矣榮與彭越印令反梁地而梁叛

矣陳餘說田榮擊常山以復趙而趙叛矣是時漢還定三秦起而乘其敝復以徵兵怨英布而九江亦將叛矣所至殘滅齊人相聚而叛而田横亦反城陽矣撮項王舉事失人心局勢之大者總序於漢元二之閒提綱挈領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班書以事之先後爲次首序田榮之反次及漢定三秦遺羽書次及九江稱疾次及羽使布殺義帝次及陳餘立趙年經月緯一循史家之例而於太史公序事之指意則失之遠矣於高祖本紀亦然項羽出關至

北擊齊一段是也楚本紀不係年月而詳具於月表觀者可以參考而得不然則如劉知幾之所謂載諸史傳成其煩費而表可以不作矣此史之又一法也史云漢之四年楚遂拔成臯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内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城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

軍相守數月此一段總敘楚漢滎陽成臯閒轉戰相持之事先舉其綱而後目之也次云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顧與漢王挑戰此在羽東擊彭越漢殺曹咎等汜水上復取成臯之後項王與漢王臨廣武閒而語漢王傷走入成臯即上文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終言之也此已下又詳書楚王命大司馬咎守成臯及漢復取成臯之事曰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即上所紀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者是也非又

一事也漢大破楚軍汜水上盡收楚國貨賂卽
上所紀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
之事而又終言之也下文云項王在睢陽聞海
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
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此一段又應前
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臨廣武而軍相守數
月之事而又終言之也先後皆此一事也綱而
目之目而綱之錯綜反覆非復史家常例然於
高紀則以事繫年部居井然使後人可以互考
也班馬之異同學者之所有事也繇吾言而求

之庶幾大書特書發凡起例得古人作史之指要而不徒汨沒於句讀行墨之閒乎書之以俟好學深思者政焉

又

以項高二紀觀之二公之序事筆力曲折蓋亦有可竊窺者鴻門覇上之事史在項紀漢在高紀史云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覇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此兩軍相望之形也而漢略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云云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

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此兩軍强弱之大勢也而漢又畧之且羽紀項羽大怒係於曹無傷云云之下然後及范增說羽云云漢紀且日合戰直係於增言之後雖略本高紀而序事之先後則有間矣史序項伯欲呼張良與俱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内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危急之際突兀譙讓歸咎於設謀者家人絮語

所謂溺人必笑也而漢畧之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臣事已亟矣却窮究其所以告良之故娓娓相告語此情語也而漢畧之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我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問其少長願得兄事一時無可奈何誑詼相屬之意可以想見奉巵酒爲壽何其鄭重也而漢畧之項王即

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序某嚮坐者爲下文舞劒翼蔽張本也亞父之下獨云亞夫者范增也於此燕一坐中點出眼目所謂國有人焉者也而漢略之樊噲直入譙羽之事漢紀從略具噲傳中史云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劒舞其意當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良與噲偶語惶駭噲曰與之同命

何其壯也而噲傳略之噲卽帶劒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劒而跽曰客何爲者披帷西嚮立立於張良之次也噲目無項羽羽亦稍心折於噲與一生彘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此眞爲噲開生面矣而噲傳略之史云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史狀項羽䁥𤤾氣奪一語曲盡漢但云項王默然而已從良坐又與西嚮立相應也沛公曰今者出

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云云何辭爲於是遂去此脫身至軍之决策而漢弗載也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欲敘沛公置車騎閒行之事而先言兩軍相去若干里又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昏夜閒道踟躕促迫狙伺免脫可悲可喜而漢亦弗載也繇此觀之二史之體例豈不晝然迥別與抑亦班氏父子所謂慎覈其事整齊其文者乃其所以不逮太史公者與二書之可擬議者多矣聊因二紀以發

其端爾

跋季氏春秋私考

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紕繆不經未有甚於季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鄭三卿則曰戍虎牢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亦悲乎傳春秋者三家杜預出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世遠言湮譌以傳譌而季氏之徒出焉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太和添

丁之禍其殆高閣三傳之報與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略同有志於經學者見即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誤後生也

題何平子禹貢解

往余搜採國史獨儒林一傳寥寥之人國初則有趙子長嘉靖中則有熊南沙近見何玄子之注易私心服膺以爲可與二公接踵者也玄子之弟平子作禹貢解上自山海經下逮桑酈水經古今水道分劈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此亦括地之珠囊治水之金鏡也昔謝莊分左氏

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别縣殊合之則寓內爲一吾每嘆之以爲絕學今乎子殆可以語此乎予其茂勉之更與玄子努力遺經兄弟玆列儒林豈非本朝盛事哉

跋王右丞集

文苑英華載王右丞詩多與今行槧本小異如松下清齋折露葵清齋作行齋種松皆作老龍鱗作種松皆老作龍鱗玆以英華爲佳送梓州李使君詩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作山中一

半雨尤佳葢迻行之詩言其風土深山冥晦晴雨相半故曰一半雨而續之以僰女巴人之聮也崔顥詩寄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英華云余知報國心如俗本則顥此句爲求知矣如此類甚多讀者宜詳之

讀南豐集

臨川李塗曰曾子固文學劉向余每讀子固之文浩汗演迤不知其所自來因塗之言而深思之乃知西漢文章劉向自爲一宗以向封事及烈女傳觀之信塗之知言也及觀王子發南豐

集序云異時鬍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抉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爲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耳退之進學解言太史相如子雲而不及劉向蓋古人之學問各有原本深造獨得如昌歜羊棗之嗜甘苦自知非如今之人誇多炫博而其中茫無所解也歐陽公曝書得介甫許氏世譜忘其誰作曰當是子固作介甫未便會如此荆公銘子固之母曰宋且百年大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

子令人或訾謷子固不知其自視於歐陽公及荊公果如何也

讀蘇長公文

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之類平鋪直序如萬斛水銀隨地涌出以爲古今未有此體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讀華嚴經稱性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歎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文而有得於華嚴則事理法界開遮涌現無門庭無墻壁無差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又何自而

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朱少章云東坡未作勝相經藏及大悲閣記嘗與陳季常論文曰某獨不會作華嚴經耳季常指魚魫冠曰請擬華嚴經頌之坡索筆疾書不易一字少章知魚魫冠頌之爲華嚴而不知他文之皆華嚴也此非知坡之深者也蘇黃門言少年習制舉與先兄相後先自黃州已後乃步步趕不上其爲子瞻行狀曰公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叅之孔老博辯無礙然則子瞻之文黃州

已前得之於莊黃州已後得之於釋吾所謂有得於華嚴者信也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學者以退之爲極則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爲極則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二子之於文也其幾矣乎

題中州集鈔

元遺山編中州集十卷孟陽手鈔其尤雋者若干篇因爲抉擿其篇章句法指陳其所繇來以示同志者蓋自靖康之難中國文章載籍捆載入金源一時豪俊遂得所師承咸知規摹兩蘇

上泝三唐各成一家之言備一代之音而勝國
詞翰之盛亦啇矣於此孟陽老眼無花能炤見
古人心髓於汗青漫漶丹粉凋殘之後不獨于
中州諸老爲千載之知已而後生之有志於斯
者亦可以得師矣遺山論溪南詩老辛愿曰敬
之業專而心敏敢以是非白黑自任每讀諸人
之詩必爲之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
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獄
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如衲僧得正法眼徵詰
開示幾于截斷衆流同志中有公鑒而無姑息

者必以敬之爲稱首遺山題中州集後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遺山上下百年尚論一代風雅而獨津津于一老豈徒然哉吾觀孟陽殆無愧于斯人而余之言不能如遺山之推辛老使天下信而徵之則余之有媿遺山多矣癸未夏日書于玉燦軒

題懷麓堂詩鈔

弘正間北地李獻吉臨摹老杜爲槎牙兀傲之詞以訾謷前人西涯在館閣負盛名遂爲其所掩蓋孟陽生百五十年之後搜剔西涯詩集洗

刷其眉目發揮其意匠於是西涯之詩復開生面譬如張文昌兩眼不見物已久一旦眸子清朗歷歷見城南舊游豈非一大快耶近代詩病其證凡三變沿宋元之窠臼排章儷句支綴蹈襲此弱病也剽唐選之餘瀋生吞活剝叫號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島之旁門蠅聲蚓竅晦昧結愲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傳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孟陽於惡疾沈痼之後出西涯之詩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藥物亦攻毒之鍼砭也其用心良亦苦矣孟陽論

詩在近代直是開闢手舉世悠悠所謂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其孰從而信之可一喟也癸未夏日書

書李文正公手書東祀錄略卷後

西涯先生李文正公東祀錄一卷在懷麓堂全集中此其手書以貽太原喬公白巖者劉司空敬仲藏弆是卷出以示余余嘗與敬仲評論本朝文章深推西涯語焉而未竟也請因是而略言之國初之文以金華烏傷爲宗詩以青丘青田爲宗永樂以還少衰靡矣至西涯而一振西

涯之文有倫有脊不失臺閣之體詩則原本少
陵隨州香山以追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
互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李空同後
起力排西涯以劫持當世而爭黃池之長中原
少俊交口訾謷百有餘年空同之雲霧漸次解
駮後生乃稍知西涯嗚呼晞矣試取空同之集
汰去其吞剝尋撦吽牙齟齬者而空同之面目
猶有存焉者乎西涯之詩有少陵有隨州有香
山有眉山道園要其自爲西涯者宛然在也巻
中之詩雖非其至者人或狎而易之不知以端

揆大臣銜君命祀闕里紀行之篇什和平尔雅冠裳珮玉其體要故當如此狎而易之者祇見其不知類而已矣若近代訾謷空同者魁吟鬼嘯其雲霧尤甚于空同而不自知也又烏足以知西涯哉余將與敬仲别矣敬仲暇日焚香㢘閤勿著西涯空同于心眼中取兩家之集平心易氣旋而觀之以余言爲何如他日幸有以教我也

題歸太僕文集

歸熙甫先生文集昆山常熟皆有刻𣙜亦皆不

能備而送陳自然北上序送蓋邦式序則宋人馬子才之作亦誤載焉余與熙甫之孫昌世互相搜訪得其遺文若干篇較槧本多十之五而誤者芟去焉於是熙甫一家之文章粲然矣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世家膴仕主盟文壇海內望走如玉帛職貢之會惟恐後時而熙甫老於場屋與一二門弟子端拜雒誦自相倡歎於荒江虛市之閒嘗爲人敘其文曰今之所謂文者未始爲古人之學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詆排前人弇州笑曰妄誠有之庸則未

敢聞命熙甫曰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年頗自悔其少作亟稱熙甫之文嘗讚其畫像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服之如此而又曰熙甫誌墓文絶佳惜銘詞不古推公之意其必以聱牙詘曲不識字句者爲古耶不獨其護前仍在亦其學問種子埋藏八識田中所見一差終其身而不能改也如熙甫之李羅村行狀趙汝淵墓誌雖韓歐復生何以過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於介甫

子孫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士生于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為俗學所澌滅熙甫之功豈不偉哉傳聞熙甫上公車賃騾車以行熙甫儼然中坐後生弟子執書夾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從容問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肅愍廟碑以進熙甫讀畢揮之曰文理那得通偶拈一帙得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扶冊朗誦至五十餘過聽者皆欠申欲臥熙甫沉吟諷詠猶有餘味宗伯每嘆先輩好學深思不可幾及如此今之君子有能好熙甫之文如

熙甫之於子固者乎後山一瓣香吾不憂其無所託矣癸未中夏日書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四

題跋二

記鈔本北盟會編後

崇禎己巳冬奴兵薄城下邸報斷絶越二十日孤憤幽憂夜長不寐繙閱宋人三朝北盟會編偶有感觸輒乙其處命僮子繕寫成帙釐爲三卷古今以來可痛可恨可羞可恥可觀可感未有甚於此書者也　神宗末年奴初發難余以史官里居思纂緝有宋元祐紹聖朋黨之論以及靖康北狩之事考其始禍詳其流毒年經月

緯作爲論斷名曰殷鑒錄上之於朝以備乙夜之覽遷延屛棄書不果就奴氛益熾而余亦冉冉老矣是編之錄其亦猶殷鑒之志乎錄始於政和七年丁酉盡於靖康二年丁未宣政末馬定國題酒家壁詩云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到頭奸黨是何人錄成點筆一過又書此詩於跋尾是冬之小至日虞山老民錢謙益書

記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倣鎖院試士之法以丙戌小春月望

命題丁亥正月望日收卷三月三日揭曉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自第一名羅公福至六十名賞羅縑深衣布筆墨有差送詩賞各有小劄往復主其事者浦陽月泉社詩盟吳渭清翁主考謝翶臯羽其年前至元二十四年也按胡翰作謝翶傳謂其自勾越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求康吳思齊亦依鳳三人皆高年俱客吳氏里中柳貫作方鳳墓誌言浦陽吳明府渭與其伯兄弟閒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晚善括蒼吳善父

武夷謝皐羽則知翺傳所謂依吳氏以居蓋依渭也睪羽死葬睦之白雲邨其徒吳貴買田祀之月泉精舍貴必渭之子弟也睪羽以丙戌哭信公於越臺丁亥哭於西臺距信公亡五六年正吟社考詩之年也當有宋初亡黍離板蕩之日遺民舊老皆依渭以居渭可謂非常人矣西臺慟哭記稱友人甲乙若丙張孟兼之注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而不及渭諸爲睪羽立傳者亦不列渭名非吟社之刻則渭幾泯沒無傳余故表而出之本朝程克勤輯宋遺民錄載

王鼎翁謝皐羽輩僅十有一人余所見遺文逸事吳越閒遺民已不啻數十人欲網羅之以補新史之闕以洗南朝李侍郎之恥世之君子其亦與我同此歎惋者乎癸未初夏日記

跋汪水雲詩

錢塘汪元量字大有以善琴事謝后及王昭儀國亡隨之而北後爲黃冠師南歸其詩見鄭明德陶九成瞿宗吉所載僅三四首夏日晒書理雲閒人鈔書舊冊得其詩二百二十餘首手寫爲一帙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

十首記國亡北徙之事周詳惻愴可謂詩史有云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駝酥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又云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與鄭明德所載花底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寫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合而觀之紫蓋入雒青衣行酒豈足痛哉水雲作謝后挽詩曰事去千年速愁來一死遲國滅君死幽蘭軒之一燼詎可以金源爲夷狄而易之乎余欲續吳立夫桑海餘錄卒卒未

就讀水雲詩畢援筆書之不覺流涕漬紙崇禎辛未七夕牧翁記

跋王原吉梧溪集

江陰王逢原吉元末不應辟召我太祖徵至京師以老病辭歸有梧溪詩集七卷載元宋之際逸民舊事多國史所不載原吉爲僞吳畫策使降元以拒淮故其游昆山懷舊傷今之詩於張楚公之亡有餘恫焉而至於吳城之破元都之失則唇齒之憂黍離之泣激昂愾歎情見乎辭前後無題十三首傷庚申之北遁哀皇孫之

見獲故國舊君之恩可謂至於此極矣謝皋羽之於亡宋也西臺之記冬青之引其人則以甲乙爲目其年則以羊犬爲紀廋辭讔語暗啞相向未有如原吉之發攄指斥一無鯁避者也戊申元日則云月明山怨鶴天暗道横蛇丙寅築城則云孺子成名狂阮籍伯才無主老陳琳殆狂而比於誖矣或言犂眉公之在元籌慶元佐石抹誓死馳驅與原吉無以異佐命之後詩篇寂寥或其志故有抑悒未伸者乎士君子生於夷狄之世食其毛而履其土君臣之義雖國亡

社屋猶不忍廢則其居華夏仕中朝又肯背主賣國以君父爲市儈乎夷齊之不忘殷也原吉之不忘元也其志一也孔子必有取焉彼謂原吉爲元之遺民不當與謝臯羽諸人並列於忠義者其亦闇於春秋之法已矣

跋朱長文琴史

朱長文琴史載董庭蘭事云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貞古心遠意閑體和撫絃韻聲可以感鬼神天寶中給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琯爲給

事中庭蘭已出門下後為相豈能遽棄唐史謂其為琯所昵數通賕謝杜子美論救琯亦云庭蘭游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污易簡在天寶中以琴待詔翰林與琯同時其言必信繇易簡之言觀之則庭蘭固高人也賕謝之事出於譖琯者之口唐史固出於流傳而子美亦未為篤論也以次律之賢枹誣䨏黷而庭蘭一老亦悠悠千載伯原詩史一旦洗而出之可謂大快次律貶廣漢庭蘭詣之次律無慍色唐人詩云惟有開元房太

尉始終留得薑庭蘭庭蘭果通賕謝依倚爲非耆肯以朽耄從房公於蜀漢貶謫之日乎書此以訂唐史之誤

題錢叔寶手書續吳都文粹

吳郡錢穀叔寶以善畫名家博雅好學手鈔圖籍至數十卷取宋人鄭虎臣吳都文粹增益至百卷以備吳中故實余從其子功甫借鈔與何季穆周安期共加芟補欲成一書未就也功甫名允治介獨自好不妄交接口多雌黃吳人畏而遠之余每過之坐談移日出看囊錢市餻餅

嗷余老屋三楹叢書充棟白晝取一書必秉燭緣梯上下一日語余吾貧老無子所藏書將遺不知何人明日公早來當盡出以相贈吾欲閱更就公借之何如余大喜淩晨而往坐語良久意色閔默不復言付書事余知其意亦不忍開口也辛酉冬余北上往別病瘍初起瘡瘢滿面銜寒映日手寫金人弔伐錄本子忽問余曹能始尚在廣西有便郵屬彼覓通志寄我余初欲理付書舊約語薄喉欲 出而止無何功甫卒藏書一夕迸散鈔本及舊 槧本皆論秤擔負以去

一本不直數錢也功甫少及見文待詔諸公嘗言吳中先輩學問皆有原本惟黃勉之爲別派袖中每攜陽明空同書札出以示人空同就醫京口諸公皆不與通問勉之趨迎爲刻其集諸公皆薄之又云李空同言不讀唐後書左國璣爲左宜人之弟空同文稱內兄內外兄弟在小戴禮亦唐後書耶四部大函之書别字譌句堆積卷帙兩司馬當如是耶每抉擿時人制作余每指其口失笑而止嗚呼功甫死吳中讀書種子絶矣余欲取吳士讀書好古自俞石磵以後

網羅遺逸都爲一編老生腐儒筒經蠹書者悉附著焉庶功甫輩流不泯泯於沒世且使後學尚知有先輩師承在也姑志之於此

跋趙忠毅公文集

高邑趙忠毅公諱南星字夢白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古稱鄒魯守經學韓魏多奇節公蓋兼而有之其爲文章跌逿軒豁能暢其所欲言不拘守尺幅而有宋元名家之風至於擊排朋黨伸雪忠憤抑塞磊落萬曆間文人當推公爲首其詩瘦勁有風致惜其猶未脫李空

同畦逕掀髯戟手時露僑父面目耳公嘗酒間屬余我死子當志吾墓公歿後余罷官里居其子請輩上名高者爲之往聞王弇州以四部稿遺公公絲手散之邨傖里媪人持一二帙而去余爲志豈遂足以當公卒公子爲我藏拙也

跋傅文恪公文集

近世翰林先生人各有集詩賦制誥敘記碑志之文無不臚列觀者多束之高閣或用覆醬瓿耳先師定襄文恪公之集高可數尺余爲存其可觀者數卷文之傳也貴使人得其神情謦欬

千載而下如或見之若應酬卷軸之文學徒胥史互相傳寫槩而存之則其人之精神反沈沒於此中不得出矣或曰公之精神在大事狂言此集雖不傳可也

書王損仲詩文後

祥符王惟儉字損仲多聞彊記與人覆射經史每弋獲摩腹大笑曰名下定無虛士讀古文品外錄抉擿其紕繆軒渠向余兄每爲此君護前今不當云悔讀南華第二篇乎晉江何穉孝修明史題曰名山藏損仲指而笑曰記則記書則

書此何爲者吳原博修姑蘇志成揚君謙遥見其題不開卷擲而還之豈爲過乎損仲家無餘貲盡斥以買書畫彝鼎風流儒雅竟日譚笑無一俗語可謂名士矣其詩婉弱有俊語爲文簡質以刻畫自喜惜其少年崛起無師友摩切之力未免於無佛處稱尊也

題王司馬手簡

崇禎元年余以閹訟待罪長安臨邑王公和仲爲大司馬手書慰諭一日至數十紙恨不能爲余排九閽叫閶闔執讒慝之口而白其誣也余

旣罷歸公以疆事下獄死精爽可畏時時於夢寐中見之其手跡久而散佚櫝其存者以示子孫公書法蒼老語多稜稽感激想其掀髯執簡欲盡殺奸諛小人於毫兔間可敬也

跋董侍郎文集

閩中董侍郎崇相以所著文集示余引丁敬禮對陳思王之語俾余刪定其文余感其意不忍辭朱黃甫竣而崇相沒矣萬曆間崇相爲吏部郎遼左全盛建州夷方戒車入貢崇相獨策其必叛每逢邊人輒問遼事嗟咨太息若不終日

福清當國崇相遺書極論遼事謂建夷之禍不出四五年奴酋有子歹商德明之元昊也又謂金人兩道伐宋以四月舉汴今之災異不下宣政今之邊鎮只恃一遼一旦有事內虛外弱首尾牽制何恃而不恐金再舉而宋虜者以不聽李綱散遣勤王諸將之故今可泄泄不早爲之所乎承平日久頗以崇相言爲不祥亦不重怒愁置之而已六七年而奴酋難發崇相之言若左券崇相老矣耳聾目眵龍鍾班行中與談遼事則目張齒擊劃然心開精彊少年弗如也飛

章削牘大聲疾呼指畫安危激勸忠義風擊泉涌筆有舌而腕有口也余所取崇相之文胥以此類求之其它忩襲應酬者多所塗乙焉亦崇相之志也天啓元年奴陷遼陽袁自如以邵武令入計匹馬走山海周視形勢七日夜而返崇相要過余邸舍共策遼事夜闌燈灺僮僕偃臥崇相拍案擊節殘釭吐燄朔風獵獵射窻紙迄今更二十三年狡奴益橫自如磔崇相死而吾衰巳甚約略如崇相往年摩娑遺集掩卷三歎爲書其後如此癸未三月晦日記

書鄒忠介公賀府君墓碑後

故徵仕郎文華殿中書舍人丹陽賀公之卒也吉水鄒忠介公書其墓碑後十九年爲崇禎壬午公以子世壽貴得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乃礱石以斲忠介之碑刻趺篆首陳之隧道而屬謙益記其事余與世壽兩牓皆同舉得以契家子事公公與嘗州沈伯和長興丁長孺金壇于中甫用吾里繆仲醇爲友以節槩意氣相期許余晚出亦幸與焉公遂以弟畜余不以年家輩行也長孺中甫時人以爲黨魁公與

周旋患難不少引避仲醇布衣韋帶伯和老於
公車公以長兄事之肩隨却立老而不衰應山
楊忠烈令嘗熟官滿不能賃車馬公質貸爲治
裝楊公被急徵語所親曰江左更安得一賀知
忍乎世壽以鈎黨被錮公告余曰吾喜吾兒之
得與黨人也吾又喜兄之碩果不食也辛酉冬
余報命北上公病亟矣執手榻前氣息支綴諄
諄念主幼時危國論參錯而以枝柱屬余余至
今愧公墜言也漢之黨人自相署號以財救人
者曰八廚其中如度尚張邈胡母班皆以將帥

顯名而劉儒有珪璋之質以災異上封事桓帝不能納此其人皆與君俊顧及互相題拂蘊義生風俗儒不察希風元凱而以廚為諱陋矣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繇此觀之人富而仁義附孔子不諱言廚而俗儒顧諱之者何也公家不逾中人晚年匱乏減先人之產未嘗以無為解公歿而江南節俠之種子絕矣緩急扣門無可告語者矣忠介之文書公之大節為詳世道休明

黨論屛息雖有范蔚宗亦何容以朋徒部黨之議標榜於今日乎然而千里譚義亦太史公之所亟稱也遂假其陰以記

跋劉司空同年會卷

成弘之際吾鄉吳文定李文安諸公在長安有三同五同之會賦詩繪像至今流傳人閒以爲美談其所謂同者蓋同榜同鄉同官同甲子之類也當是時朝野恬熙士大夫仕宦不出都門雍容館閣邸舍中皆有佳園別館朝罷經過飲酒分韻以相虞樂其流風餘韻至今猶可想見

也今年丁丑劉大司空敬仲與其同榜五人俱在請室中敬仲手書絹素以紀其事而屬余識其後夫敬仲之所謂同者同榜同縶二同而已與夫先朝之三同五同殆不可同日而語矣杜子美之詩云空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豈不可爲三歎哉吾旋觀諸公或拮据河渠或鞅掌國計或僇力疆埸或諷議臺省皆奉公憂國有古勞人志士之風在圜土之中擔首交臂梏拲相向者其人材卓犖如此則夫紆朱拖紫高議雲臺之上者又豈不有什百於此者乎

詩云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又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請室中之人才觀之則令天下動稱之才或非篤論也嘉靖庚戌虜薄城下徐文貞趙文肅建議請用廢臣聶豹廢將周尚文等天下多故阸塞磊落之奇材不容於廟堂而擯沒於狴犴之閒則此中國亦人才之淵數爲工師匠石者固未可過而不視歟余觀諸公多感時惜別留連光景之語故書此以振其朝氣幷以告世之爲文貞文肅者也時崇禎十年七月十日

書姚母旌門頌後

余爲姚母作旌門頌在萬曆之丁巳又三年巳未孟長舉進士高第選入翰林太孺人文駟雕軒就養玉堂之署蓬池之鱠郢水之醪孟長晨夕視具雜腆洗而進之詞林傳誦以爲美譚天啓乙丑逆奄搆禍衣冠塗炭孟長奉太孺人喪南歸廬於墓側攀栢哀號聲動林木佛燈熒熒與素帷相映三年如一日也　今天子即大位元兇就殛卽家擢孟長爲太子贊善盡給所奪官誥且有後命孟長悼往事感新恩而悲太孺人之不及見也屬文起侍讀書余所作頌刻之

樂石而復命余志其後余與孟長定交二十有
五年登堂拜母於太孺人有猶子之誼而文起
則太孺人之稚弟也奄禍之方熾也以余三人
爲黨魁刺探之使朝於吳門而夕於虞山匈匈
如不終日孟長閒遺余赫蹏書語不及他輒曰
得無損太安人眠食乎以孟長之念吾母則其
念母勤可知也以孟長之篤摯於念母太孺人
雖長寢其齧指之思倚門之望絡不能舍然又
可知也一旦天晶日明余三人同日並命余既
具冠衣拜母堂上退而念孟長之所以諗余者

痛定思痛君臣母子之閒其不能無泫然也已昔蘇子瞻自黃州召歸爲王晉卿作詩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余於孟長之刻茲石也其感殆不後於子瞻故詳著之如此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三人期交勉之哉崇禎改元之六月

跋高存之邸居詩卷

存之丈家食幾三十年閉門學道時方鉤黨風濤喧豗優游自得有終焉之志讀邸居詩可想見矣今方官御史大夫踞獨坐雙藤倚戶外羣

僚奉手屏氣不知存之居太微執法之署視菰蘆中老屋數閒又何如也廣陵舟中爲䆒緯題此卷入長安見存之當以語之天啓甲子八月

書竹林七賢畫卷

天啓壬戌冬余請告將出都門高邑趙忠毅公過邸舍曰此後再晤未省何時明日當攜一尊酒偕高存之來劇譚盡日而别時內計戒嚴余以爲辭公大笑曰公亦爲此言乎避嫌疑存形跡豈我輩事哉遂以刁酒固始䲷爲餉公亦不復來此後遂不得見公矣存之者無錫高忠憲

公也逆閹之難二公相繼受禍余僅而不死曾爲忠憲作神道碑序其師友部黨之詳而不獲效一言於忠毅蓋忠毅與余氣誼感激有後死之託其家子弟未必知也丹陽姜中翰以所藏竹林七賢卷求題開卷而忠毅忠憲之手跡儼然爲之掩袂拭面不能自禁嗚呼十四年以來死生患難宛如度一小刼其閒世事可悲可畏可涕可笑亦不復堪再道也總付與阮公一慟并借諸賢酒杯澆我塊壘耳崇禎巳巳七月

題張天如立嗣議

天如館丈之歿也諸執友議立後焉論宗法以次及次房之應立者又於應立之中推擇其稚齒便於撫育者天如之母夫人曁其夫人咸以爲允諸晜弟皆曰諾嗚呼天如之歿而耿耿覩不受含者獨念母夫人耳自今以往庭戶依然田廬如故夫人其衣美食僮奴指使久而忘天如之亡也天如之魂魄晨夕於母夫人之側久而自忘其亡也季札有言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吾誰敢怨吾輩庶可以慰天如於地下乎嗣子生十齡未有名字諸公以狗馬之齒屬

余余爲命其名曰永錫而字之曰式似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有之敎誨爾子式穀似之是子也推孝子不匱之思應螟蠃類我之祝善事其大母及母天如猶不死也豈必屬毛離裏而後使人曰幸哉有子也哉

書寇徐記事後

子暇爲舉子時蒔花藝藥焚香埽地居則左琴右書行則左絃右壺一旦爲廣文於徐當兵荒洊臻寇盜盤互之日挾弓刀衣袴褶授兵登陴厲氣廵城日不飽菽麥夜不御莞簟世間奇偉

男子磊落變化何所不有試令子瞻攬鏡自炤不知向來有此面目否故當盡然而一笑也徐爲南北重鎭宋元豐中蘇子瞻以謂徐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泝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屯千人於戲馬臺與城相表裏而積二年粮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攻也子瞻則以爲徐城東北枕河南阻重山獨西方一望平原四戰衝要所宜厚防宜選一能將結營戲馬臺專事訓鍊不與調遣以與道衛相犄角則徐城可保蓋古今形勝不同攻守之略亦與時互異與徐城獨

不然自元豐至於今日一也屯兵宿戍襟帶南北豈獨爲守徐計令子瞻生於今日不知其懷慨建白又當何如子服又云徐一道一鎭一州牧二衛三營雖有多官之名不得一官之用徐之不破亡者幸耳痛哉斯言以襄雒兩部會親藩胙土儼然城闕而賊燬之如燎毛何有於徐濟不戒而有襄襄不戒而有雒文武大吏不肯爲國家同心辦賊閉門揖盜寇何能爲襄雒之不戒徐之前車也徐之能戒天下之左券也余故讀子服之記事謹書其後以勸能者且使讀

于暇之書者撫掌歎息無謂今天下遂無子瞻也辛巳冬日牧翁書

題程孟陽贈汪汝澤序

閩中董侍郎崇相負經濟喜功名當遼事孔亟號呶呼躍每逢人輒詠將伯助予之詩涕泗橫臆雖以余之不肖數相招邀期爲縣官助一臂而余未有以應也余未識汪汝澤然爲崇相之客而孟陽之友卽其人可知矣孟陽此文磊落抑塞使人起勞人志士息機權橦之歎崇相老矣屏居海上令見此文當作廉將軍被甲躍馬

狀而余方煨飯折脚鐺邊如枯木寒灰都無煖氣可爲一笑也

題張子鵠行卷

金陵張子鵠世將家也天啓二年督漕入京師甫踰淮東方盜起烽煙四塞子鵠荷戈坐甲與漕夫艘卒拮据於宵旗夜柝之閒戒嚴稍解以其閒作爲詩歌息勞舒嘯過邸舍請余是正焉子鵠深目戟髯有幽燕老將之風讀孫子兵法妙得其解大江南北襟帶險要與夫江淮習流之卒吳越擊劍之客無不收貯奚囊中天下方

多事何暇以翰墨爲勳績耶慶曆以來稱名將者無如戚南塘俞盱江南塘之練兵實紀盱江之正氣集使文人弄毛錐者爲之我知其必縮手也子鵠繼俞戚之後登壇秉鉞方當論兵法議束伍修緝方略有用之書長歌短謳請一切庋置高閣他日功成奏凱效曹景宗競病之什余嘗屬而和之

書笑道人自敘後　陳如松又號白菊道人

顔延之稱陶淵明畏榮好古此非知淵明者饑來叩門冥報相貽淵明之畏饑寒慕祿仕亦猶

夫人耳饑凍誠不可耐而違已不堪其病口腹自役悵媿交作就官少日眷然懷歸固即其畏饑寒慕祿仕之本懷耳淵明固云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而以畏榮好古爲言則亦遠其懷矣今世文煩吏敝獨太倉州太守同安陳君清靜寡慾蘇醒氓庶有古人之風觀君之自敘峭獨自憙意有不可即日解綬其亦昔人所謂腰下有傲骨者歟君年五十餘奮跡仕途與淵明少異然吾觀淵明賦歸去來年四十一而白樂天作醉吟傳司空表聖記休休亭年皆六十七千

戴之下第其品級初無閒然則後世之視君其
又可知已矣

書于廣文崇祀錄後

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于公爲廣文恂恂
不勝衣舉杯浮白听然移日一旦捐館舍弟子
廢講行服縉紳先生及里巷細人皆爲流涕此
豈非太史公所謂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者歟
唐張旭爲嘗熟尉志但載其與老父判牘一事
而草聖祠之祀至於今不廢公之酒德與旭略
相似昔王無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

之尊爲師以焦革配他日祔公草聖祠比於杜康之焦革有如王無功其人者埽地而祭吾知公必顧而享之以爲賢於兩廡之餘瀝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八十四